

## 第五卷 傲容娶 浪婆娘送老強出頭 知勇退復舊得團圓

詩曰：

二八佳人體似酥，腰間仗劍斬愚夫。

雖然不見人頭落，暗裏教人骨髓枯。

這首詩，乃昔日純陽祖師歎世人墮迷色慾、精髓有限，不知進退，致精竭髓枯，未有不喪身絕命者。因說徽州府休寧縣，有一人姓陳名簡，家事甚殷，年至五十，纔生一子。七歲時，便請先生命名上學。因對先生道：「學生年老，止生此子，欲取一名。今觀俗稱，非金即玉，孩子恐折他福，須取低微些；非貓即狗，又近於畜牲所生。求先生取一名，祇要微賤些，不近於禽獸就罷了。」那先生道：「便取為先生何如？」陳簡道：「又來取笑了。世上最尊貴者，莫如師範，小兒焉敢呼此？」那先生道：「你不知道先生的苦處：第一要趨承家長；第二要順從學生，第三要結交管家。三者之中，缺了一件，這館就坐不成了。如何不微不賤？」陳簡道：「先生戲言耳！也罷，「先」字改了「生」字罷，就叫做「生生」。」固取名為「生生」。

這生生卻也領意，讀十餘年書，雖不大通，粗粗文理，卻也解得出。不覺十八歲了。生生嫌名字不好，又不好改了父的命名，祇得去了一個「生」字，換個「魯」字，叫名「魯生」。父親與他娶了一房妻子汪氏。做親一載，汪氏腹中有五個月身孕。徽州鄉風：兒大俱各生理。陳簡便打發魯生出門，道：「是男兒之志在四方，豈斃於妻兒枕邊！」陳簡即兌了五百餘兩本錢，交付魯生。又托表弟蔣尚義，與他作伴，並囑規戒非為。擇了日，魯生祇得拜別父母，安慰汪氏，哭離妻房，同了表叔而去。

卻說他二人離了徽州，拿這五百兩銀本錢，走到地頭傾銷，買了南北生熟藥材，去到北京貨賣。到了下處，尋了主人，堆下藥材，亂了兩日。那魯生自離了妻室，好生難過，思量一知音朋友，或吹或唱，消遣度日，便與行主人說知。那主人就如敬父母一般，便舉薦一個人來。那人姓馬，綽號叫做「六頭」。為何叫做「六頭」：

坐在橫頭，吃的骨頭，跟人後頭，看的眉頭，睡的丫頭，奉承的鼻頭。

這馬六頭，幫閑稱最，箴片居先。一進魯生的寓處，幫襯十分，奉承第一。那魯生與他竟成了莫逆，一刻不離。尚義有時勸戒道：「此等人不可親近他。」魯生祇是不聽，也祇得罷了。不想二人說得入漆，便誘入那勾欄中去玩耍。

魯生偶見一個娼婦，生得身材小巧，骨骼輕盈，雖無五七分顏色，倒有十二分妝扮，燈下看來，儼然一位仙子！那魯生便春興勃然，又有那六頭在跟前，一力提掇，自然要上了道兒。魯生便回了寓處，取了五十兩銀子並換藥材的四疋緞子，拿去院中送與鴛兒，以為初會之禮。

那鴛兒連忙定桌席，叫戲子，花攢錦簇，吹彈歌舞，做了三日喜酒。一應賞賜，俱出六頭之手。因蔣尚義說話鎖碎，吃酒也沒他分了。一連就在他行中，耍了好幾時。不想這魯生嫖的妓者叫做桂哥，年紀一十八歲，卻有一身本領：吹得，彈得，唱得，吟得，寫得，飲得，所交俱貴介公子，在勾欄中也數七八的妓子。這魯生不過生意人出身，吟詠不消說起，即打差之資，亦在鄙吝半邊。那桂哥眼界極廣，哪裏看得在心？故此鬼臉春秋，不時波及。那魯生天是聰明人，用了百十餘兩銀子，討不得一個歡喜，心中深自懊悔。一日回寓對表叔尚義道：「我不過因一時寂寞，錯了念頭，用去百十餘兩，討不得半點恩情，反受了十分調謔，真是悔恨！」那尚義忙舉手道：「老侄恭喜！俗語說得好：

時來撞著酸酒店，運退遇見有情人。

老侄若怕淒涼，何不尋個媒人，娶個處女，早晚也可服侍。就是飲食湯水，也得如心。」魯生欣然道：「老叔之言，正合予意，快叫馬六頭來尋媒說合，我實一時挨不得了。」尚義道：「須另尋媒，這六頭包會誤事！」魯生道：「老叔不知，這些事他還周到。」遂叫了六頭喚媒。

尋著一家姓鄔名遇，祇有二女，長年二十歲，次年十七歲。六頭幫襯，魯生相看，中意了鄔大姐，便擇日行聘，入贅進門做親。其酒水花紅，便魯生打點。銀兩送到鄔家，及期進門行婚。禮畢，上床就寢。祇見那鄔大姑，先脫得赤條條睡在床上。魯生認作閨女，以津唾潤了牝口，將陽物輕輕插入半寸，問道：「你疼麼？」鄔大姑道：「不，不。」魯生心中道：「北方地土豐厚，此物也寬容易進。」便將陽物用力一聳，直盡了根，又問道：「你疼麼？」鄔大姑又道：「不，不。」魯生方知非真花去，乃以陽物極力聳疊，自首至尾狠抽一二千抽，鄔大姑弄得淫水淋漓，口中沉吟不絕，弄了一二更次，魯生一如注，事畢，將白汗巾討喜。清晨一瞧，但見些膿點污穢，並無一毫紅意。

那魯生心中甚是不悅，忙喚六頭來問道：「昨夜做親，滿望一個處子，原來是個破罐。媒人誤事，乃至如此！」六頭道：「我見人物盡好，又價廉功省，十分起意，不知又是破的。我去尋媒人來問她。」去不多時，媒人便到。魯生扯出外邊，輕輕的道：「你如何將破罐子哄我？」媒婆道：「這樣一個女娘，沒有二三百兩銀子，休想娶她！我見官人少年英俊，知輕識重的人，後來還要靠傍著你，故再三勸減，送這一位美人與你為伴。就有些小節，也須含糊過去，你倒爭長競短起來！」魯生道：「到是後婚，卻也無礙；若有了外遇，如何同得一塊！」那媒人便笑嘻嘻地道：「官人，你原不知她。她前夫病體沉重，必定要她過門衝喜，一嫁三日，新官人已死。我聞大姐說，他那行貨極其妙小，沉病重的人，做得三日親，進得不上一個頭，後邊這一半，還是含花女兒哩！」魯生也笑道：「倒是再醮也罷了。」於是留媒人並六頭飲酒，又做三朝五日，極其豐盛。

擺了幾日酒。酒畢，未免又動起色來，二人上床。這番交媾，非比前日。那魯生把那陽物剛插進去，鄔大姑便在下邊淫聲浪氣，沒口的叫：「我的親親，你探得我心花子上，纔得爽利，若祇管橫截豎截，我好過不得。」魯生道：「我知你那心花子，生在哪裏？」鄔大姑道：「你抽著，待我對你說。」於是魯生將陽物往上一頂，大姑道：「下些兒，下些兒。」魯生又往下一頂，大姑又道：「再上些兒，上些兒。」魯生便往當中連頂幾下，大姑將身子湊著，連聲叫道：「著！著！」不覺兩下俱丟。

一次，魯生問道：「你如何幹事，就要叫起來？」大姑道：「我們這邊鄉風是這樣，不像你們南邊人不出聲，不出氣，人死牝的一般，有甚情趣。」

魯生被此淫情所迷，於是把賣貨的銀兩，都交她收管。那大姑陸續私積，一二年間，也偷了一百金在內。魯生自此漸漸富貴。

來。著五百餘兩出門，嫖了百十餘兩，討大姑去了百十兩，又被大姑私竊一、二百兩。況時運倒置，買的買不著，賣的賣不著，有多少利生出來？祇剩得百十兩銀子，心中甚是驚慌，把銀子依先自管，家中使費，亦甚儉薄。鄔大姑一門，原是吃慣用慣的，如何愛得清淡？便不時尋鬧起來。魯生無奈，祇得以此物奉承，正合了鄔宅的家法。那魯生便漸漸地黃瘦起來，染成一病。

一日，魯生從窗下經過，聽見裏面唧唧噥噥說話，他便伏在窗下潛聽。聽得鄔二姑道：「我瞧姐夫囊中之物也不多了，又且病體懨懨，料沒有久富之日。姐姐你貪他甚的？不如照舊規送他上香。你年紀尚小，再尋一個富貴的，可不有半世的受用？」大姑道：「你言雖有理，但怎麼下得這手？」二姑道：「姐姐差矣。我北邊女人，顧甚麼恩義！趁早結果了他，還有好處。再若執迷，被人看破便沒下梢了。」正是：

嗚呼老矣，是誰之嗟？

不可錯了念頭！大姑道：「好倒好，祇是有病的人，如何肯興起來？」三姑道：「姐姐，你又不聰明了。病虛的人，虛火上升，祇須把手去摸弄，定是硬的，定要幹的。今夜你莫完事，假意解手，我來替你上床。任他就是有手段的，也要一場半死，斷要上香了。」這叫做：

隔牆雖遠耳，窗外實有人。

她二人在房中計較停當，卻被魯生在窗下聽得明白。不覺出了一身冷汗，驚訝道：「好狠女子，竟要置我死也！原來是慣做此道的，悔也何及！」於是急忙出去，對蔣尚義道：「適纔鄔二姐對姐姐道，我囊中有限，病又不好，莫若趁此病時，姐妹交替送我上香，今晚就要行事。倘若他來，如何對敵？事在危急時，請你商議。有甚計較可以救我？」尚義道：「老侄恭喜！還是你家祖宗有靈，使你聞知。但禍由你自作，好色心勝，所以有此。也罷，侄婦既換得妹子，老侄難道換不得表叔麼？若果真話，我便打磨軍器，暗藏於房中，待她來時，著實殺她一陣，教她棄甲曳兵而走。以後再不敢上香了。」魯生道：「準在今夜。老叔作速打點，千萬救我一救。不然，千山萬水出來經營，倒死於婦人之手。可恨，可痛！」

二人計較停當，蔣尚義便到藥店中，撮了幾品興陽藥料，自己修合，應驗良方。又把剪刀將塵柄下的毛剪去，祇存一、二分短毛在上，以便殺。

卻說晚間，魯生上床先睡，鄔大姑隨後上床，果然去摸弄魯生的陽物。那魯生已知，心下不動，無奈此物不做主，竟自硬掙起來。大姑便以身跨在魯生身上，百般撥弄，不覺春風已完一度。大姑便假要小解，走到妹子房中去了。魯生忙掀帳子，爬下床來，換了尚義上床。

不一會，二姑亦來上床了，兩人摟在一塊，親嘴啣舌。二姑把手去撥弄姐夫的陽物，那獨眼先生，便一時暴怒，挺身昂舉。假姐夫即爬在二姑身上，將塵柄頭向牝中一頂，那二姑祇道是好吃的果子，不想吃這一下，便叫道：「啊喲！輕些。」假姐夫又盡力向內插進二三寸，那二姑咬牙忍痛，祇是把屁股退縮，熬得假姐夫以兩手捧住股臀，把陽物盡根沒腦的抽上三四千抽。那二姑初時，還祇是疼，到了此時，內裏如榻皮一般，牝口唇肉粉碎，動也動不得。又奈這假姐夫像揉面的一般，揉個不了，又抽了一二千抽，此時更難受了，遂出聲來，哀告道：「姐夫，你且停一會罷。」假姐夫道：「原來是姨媽，我哭祇道是你姐姐，既承姨媽愛我而來，必竟還要飽我而去，還求忍耐片時，不然卻不把前邊來意埋沒了麼？」二姑祇得忍了一會，他又狠砍狠磨一千餘，那牝內外有如數百副針，在那裏刺的一般，又被他研個不了，真正是覓死覓活，再三哀告道：「姐夫饒了我罷，我再不敢捋虎鬚了，不然就要死了。」假姐夫見他哀告苦求，哭將起來，量也夠他受用了，乃將束子咽下，那久蓄之精，已射在二姑牝中了。臨起身又叮囑道：「姨媽，明日千萬早來！」二姑道：「且看。」於是步一拐地去了。尚義亦換了魯生上床，鄔大姑也鑽來睡了。當下兩不提。

次早魯生起來，對尚義道：「老叔，昨夜若非你衝這一陣，我定為泉下之鬼了。我仔細想來，總不異娼家行徑。倘後邊又計較出甚招數來，則我還鄉不成了。想當初出門時，爹爹付我本銀五百餘兩，在此三四年，已耗去了四百多了。有甚顏面回家！莫若離了此婦，連往他鄉，別尋經濟，賺得原本，也好回家去見父母妻子。」說著，淚如雨來，蔣尚義道：「老侄之夢醒了麼？如今之計，作速寫一離書，再送她幾兩銀子，叫她另嫁，此為上策。」二人計定。

再說那二姑，被尚義這一遭入搗，把牝底都弄塌了。那牝口邊紅腫起來，那牝縫都腫密了，要小解也解不出來。裏面又急又漲，無法可療，因對大姑道：「虧你怎生擋得他起？」大姑道：「也祇平常，有甚兇猛。」二姑道：「這個人如何得死，若要他上香，再一次我到先上香了。」

話猶未了，祇見魯生同蔣尚義進來。那尚義看住二姑，祇是好笑，因道：「請鄔爹出來說話。」鄔遇出來，魯生道：「小婿一為身體有病；二為本錢消折，不能養育令愛；三為思鄉之念甚切，今特拜辭岳丈。奉上離契一張、白銀五兩，乞將令愛別尋佳偶，我叔侄今日就要起身了。」鄔老吃驚道：「你夫妻無甚言語，為何忽有此議？」忙叫大姑出來。那大姑便哭道：「我和你一心一意，又無別的話說，怎忍得丟我而去？你就要回來，也多付些盤纏與我，好再守你。」魯生道：「如此反為不便。我若不來，你靠誰供膳。」遂將離書、銀兩，付與老鄔，立刻收拾行李，拜別出門。

時祇有鋪蓋二副，皮箱二隻，拜帖盒三個。叫人挑了，離了北京，竟往湖廣做乾魚生理。

自此，魯生把婦人念頭，竟如冰雪一般。與尚義將這百多銀子，一心一意做了十餘年，已賺起數千金來。二人裝載在蘇州閶門南菽街發賣不題。

卻說魯生之妻汪氏，自丈夫出門，生了一子，名潤發，已上十八歲了。汪氏見丈夫不回，便打發兒子同公公，出來尋訪父親消息，也做些乾魚，在閶門外發賣。心內急於尋親，魚一時又脫不得，他使對牙人道：「我不過十餘桶乾魚，要一時發脫，便賤個幾兩也好。」店主人同牙人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魯生偶在側邊聽得，便大怒道：「你幾桶乾魚，折也有限。那行價一跌，我的幾千兩乾魚，為你一人折去多少。」彼此一句不投，便相打起來。

潤發就把魯生推了一跤。魯生便去叫了蔣尚義來，並跟隨的人，趕到船邊，要去扯出那小伙子來打。不想船艙裏爬出一個老人家來，正是陳簡，見了魯生，喝道：「誰敢打？」魯生見了，忙向前拜見道：「爹爹為何到此？」尚義亦向前相見。陳簡道：「適纔那小子，就是你的兒子，呼做潤發。同我四處尋你不著，故要賤賣，幸喜是你。」忙喚潤發出來拜了父親，並拜了蔣叔翁。便一同到魯生寓處，賣了乾魚，一齊回家。夫妻父子完聚，算帳時，賺了三千餘兩。魯生即分一半與尚義道：「不是老叔救我，焉有今日？」

此後，夫妻在家享受，潤發出門貿易。看官，你道尚義雖識得婦人情弊，規諫無用；若非魯生自己急流勇退，性命不保。客邊宿娼娶妾者，可奉此段為鑒！

